

# 《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》

■王秀滨

临近岁末的正午，我静静地坐在书房，日光均匀地洒落在我的身上，依如天堂上父母俯视下来的那柔柔的目光，温暖又绵长。此时，花甲之年的我特别想写封信，更想借日光，呈给天堂的爸爸妈妈，倾诉女儿无限的崇敬和无尽的思念。

爸爸，20年前，您永远地睡在了梦里。邻居说：昨天您还谈笑风生，今天您就安详地离去，您这是前世积德，今生福报，与人为善、寿终正寝。

妈妈，10年前，您在与病魔抗争了数月后，在女儿的救助中，停止了呼吸。医生说：老人刚强、忍痛不语，森人守护，此生无愧！可那一瞬，女儿还是泪如雨下，悲痛欲绝，还是双膝跪地、万分不舍。我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呼唤：妈妈，妈妈呀，您别离去，千万别离去！您要离去，我就成了这世上的又一个孤儿……

失去了爸爸和妈妈，我仿佛失去了人生的向导和坚强的依靠。经历了与你们今生这场艰难的告别，我更明白了生命的脆弱，更加懂得了爱的珍贵和爱的力量。

虽然，我知道生命不过是宇宙中的一朵睡莲，花期短暂且有闭合的那一天，但作为女儿的我，却深深愧疚，错过了与你们应有的陪伴。那时，我总以工

作“忙”为借口，没能陪伴你们回各自老家，去拜见宗族，看望亲友；也没能陪伴你们，去游历人间的大美江山山川，去会会先辈们留下的伟业和古迹……

成了孤儿的我，在每一个晨起的时候，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出爸爸您那身着我蓝格纹的英姿、娴熟高超的球技、悦耳婉转的二胡曲……也常常会浮现出妈妈您那满头浓密的银发、纤细修长的手指、和蔼慈祥的笑唇……这些影像，才让我对每一个清晨都充满希望。

成了孤儿的我，在每一个暮落的时候，耳畔常常会萦绕爸爸您那谆谆的教诲：心诚能交善友、品正能遇贵人、再好的副驾驶也不如自己手握方向盘……也常常会萦绕妈妈您那亲切的叮咛：吃亏就是福、这世界每一刻都是良辰、静下来就能闻到花香……这些声音，才让我对每一个夜晚都倍加珍惜！

回首和你们在一起生活的每寸时光，都令我心中向往、激情飞扬，都让我无尚荣光、没齿难忘。那时，我们的家，房间虽简陋，但因有妈妈您，家变得干净、雅致，四季有花香；那时，我们的家，收入虽微薄，但因有爸爸您，家变得有趣、富裕，年年添新书。被这爱滋养了数十年的我，始终心有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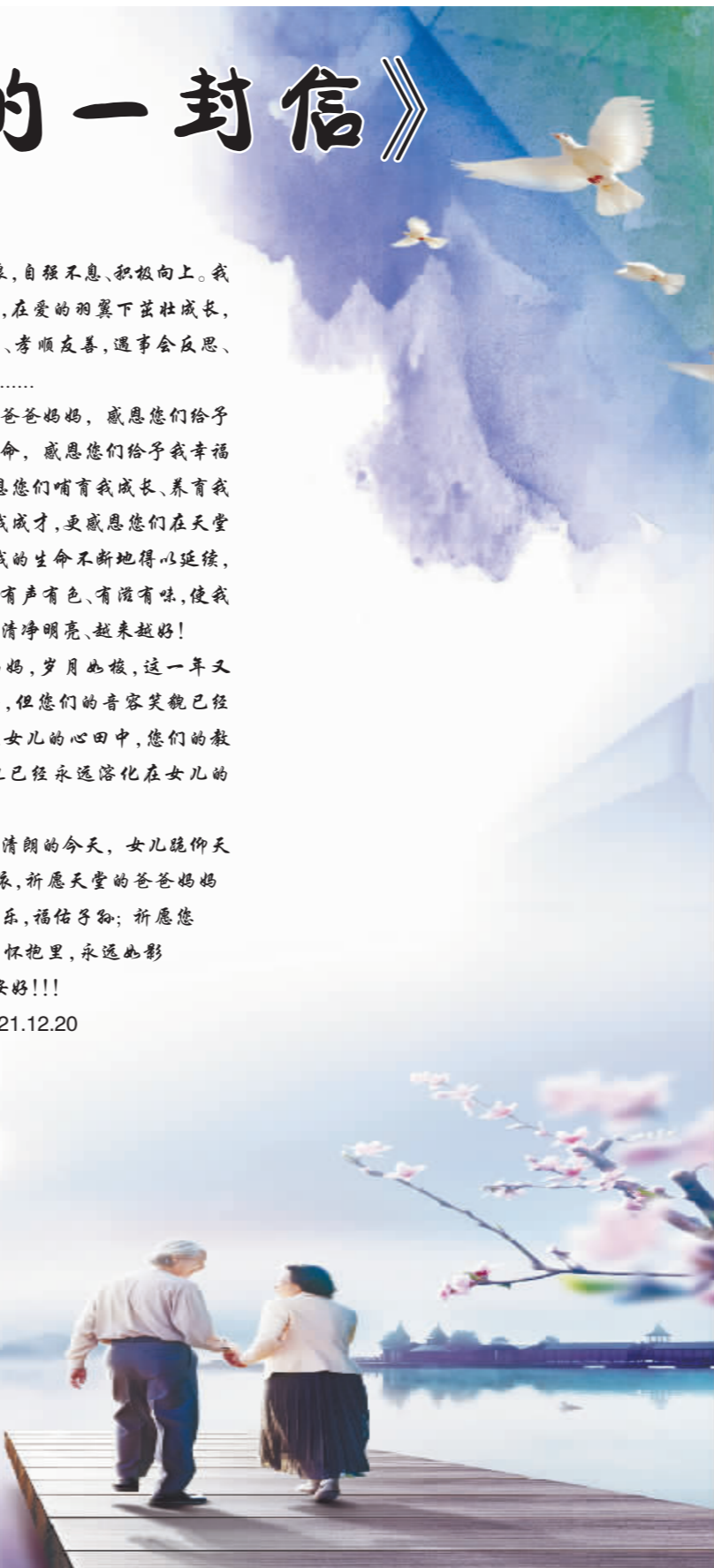
光、真诚善良，自强不息、积极向上。我养育的女儿，在爱的羽翼下茁壮成长，她勤奋好学、孝顺友善，遇事会反思、成事懂感恩……

敬爱的爸爸妈妈，感恩您们给予我美好的生命，感恩您们给予我幸福的家庭，感恩您们哺育我成长、养育我成人、教育我成才，更感恩您们在天堂的荫泽，使我的生命不断地得以延续，使我的生活有声有色、有滋有味，使我的日子过得清静明亮、越来越美好！

爸爸妈妈，岁月如梭，这一年又将悄然而去，但你们的音容笑貌已经永远扎根在女儿的心田中，你们的教导和疼爱也已经永远溶化在女儿的躯体里。

在日光清朗的今天，女儿跪仰天空，心手相依，折愿天堂的爸爸妈妈，永远幸福快乐，福佑子孙；折愿您在天国的怀抱里，永远如影相随，一切安好!!!

2021.12.20



众所周知，“啃老族”是遭人唾弃的，可是我做“啃老族”几年来，不但没有遭人痛骂，反而赢得了一片赞扬之声。

我年迈的父母一直住在远离县城的农村，每周六我必回老家看望他们。前几年我回老家时发现，自从我举家搬到县城居住以后，再回老家看望父母时，他们脸上的笑容就少了，而且感觉他们每天都是百无聊赖的，从他们脸上看到的，经常是失魂落魄的表情。我迷惑不解，请教妻子，她分析来分析去断定：二老缺少的是“存在感”！他们感觉咱们搬到县城之后，他俩对咱们的小家没啥“贡献”了，在子女眼中失去了“自身存在的价值”，所以二老才觉得百无聊赖，精神上失去了寄托。

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！思前想后一对比，妻子分析的绝对有道理！于是我开始实施我的“啃老计划”之第一步：“物质啃老”！再回老家时，我根据父母的身体状况，适当地给他们派一些农活，比如：“妈，你养几只土鸡吧，我们都爱吃土鸡蛋，县城里买不到！”“爸，你种点小白菜、香菜、香葱吧，我喜欢吃蘸酱菜，那些东西不打药，县里也买不到！”别看我提的要求不高，二老可是视为“圣旨”，立马来了精神，全身都焕发出了“新动能”！于是，养鸡的养鸡，种菜的种菜，老家院子里又有了生机，屋子里又有了人气！周六再回老家时，二老就早早地把土鸡蛋、各种时令蔬菜分别打包装好，只待我们走时带上。“物质啃老”实行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这招很见效；二老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干啥都有劲了，每天忙前忙后，日子过得既充实又快乐！

## 我“啃老”我快乐

■钱国宏



初战告捷，我又开始实施“啃老计划”的第二步：“精神啃老”！父亲参加过辽沈战役、西南剿匪、解放海南岛战役、抗美援朝战争，是一位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老兵，他的从军经历完全可以写本书留给后人，那该是一份多么宝贵的精神财富啊！于是我借口“大孙子想听爷爷经历的战争故事”为由，让父亲闲暇时写写战争回忆录。这个“啃老计划”如同给父亲打了针兴奋剂，他哈哈大笑三声，朗声吩咐：“老伴儿，笔、墨、茶水伺候！”当天就开始动笔了！三个多月中，他从自己参加东北第四野战军开始，一直写到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结束，洋洋洒洒20多万字！

我担心父亲累着，母亲搭茬说：“他才不累呢，自从动笔那天起，你爸就一直处在兴奋当中，那精神头儿，比小伙子还年轻！一会儿问我‘剿匪’的‘剿’字怎么写，一会儿又和我说起‘四打四平’的各种细节，哎呀，不听都不行啊，一说就是半个钟头！”父亲如此认真，我也必须给他“顶上”；我买了一些补品、好茶和稿纸给他。经过半年多的写作、修改，一部由父亲创作的自传体长篇战争纪实《烽火年轮》已经“杀青”了，眼下我正在联系出版社，就等着“付梓”呢！

在父亲写回忆录的同时，我也没有忘记对母亲的“精神啃老”。我以“单位职工展览室需要”为由，恳求母亲捡起年轻时的刺绣和描画手艺。母亲有空就忙于这些事，甚至觉得自己的时间都不够用了！

数年的“啃老”，不仅没把二老“啃瘦”，倒把二老“啃胖”了！如今，二老在老家把晚年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，家里家外各项生活内容塞满了24小时！去年下半年，二老还报名参加了老年人大学、老年健身舞班、老年志愿者服务队！看着红光满面、精神矍铄的二老，村里的乡亲们说：“这老两口子越活越精神！”父亲和母亲说：“能为孩子们帮点忙，从小里说是对家庭出点力，往大里说是为国家和社作贡献！我们都这把岁数了，还能为国家和社会作点贡献，活出了晚年的价值，这多么有意义呀！我们现在呀，是累并充实着，忙并快乐着呢！”

## 沉淀的爱，清醇无声

■国宏

父母越来越老了。前几年，爸爸妈妈还能背着筐下田剥玉米，现在只能在院中的菜地里，慢慢地摘一些青菜了。前几年我回家，还能听到爸爸妈妈因家务琐事拌上几句嘴；现在回去，他俩说话低声低语，显然没了以前的“火气”和“硬度”。

但，毫囊之年的爸爸妈妈某些年轻时的习惯依然没有改：父亲切好了菜，一旁的母亲准会默默地把菜盘递过去；母亲出门抱柴火，父亲会把母亲的围巾或绒帽递过去；吃炖鱼时，即使爸爸没上桌，妈妈也肯定会用筷子划开鱼肚子，夹出鱼鳃，放在爸爸的饭碗里……

前些时候，妻子做手术住院，我因出差无法照料，便让老妈去医院帮忙照顾。妻子在电话里跟我说，老妈对她照料得无微不至。但每天晚上，老妈必定躲到医院的走廊里，偷偷地给爸爸打电话，问些“晚饭吃的什么”“被子薄不薄”之类的话，而且一再叮嘱：“睡前要泡泡脚，别忘了吃药，药放在床头柜的第二

个抽屉里了……”爸爸也在电话里叮嘱老妈“要注意身体，别让左手着凉”——老妈的左手年轻时曾经让碾子碾压过，一遇凉便隐隐作痛。

妻子跟我说这些的时候，语气里满是羡慕。我听了，心里也是暖暖的，好像一瞬间重新认识了爸爸妈妈似的。有一首歌唱道：“我能想到最浪

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，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……”爸爸妈妈之间的爱，褪去了人间的“火气”，如百年陈酿，愈加甘醇；爸爸妈妈之间的情，淡去了性格的“硬度”，如山中泉水，悠然清澈！他们之间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彼此牵挂和依赖，虽然不像年轻人那样轰轰烈烈，却像一枚配红的柿子，散发着朴素的光芒，洋溢着成熟的美！

还是我妻子说得好：在岁月淘漉中沉淀下来的爱，才是人世间最贵的情，高纯度，且无声！



## 此心安处是吾乡

■吴静荣

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，我直奔中央大街，虽然此时游人不足繁华时节的三分之一，也算于心有安。哈尔滨地标性的中央大街，建筑风格多样，游人如织，面包石铺就的街道，繁华且新潮。疫情期间，面对视频直观反映出的心痛，让我猛然意识到，我对它的情感如此深沉浓郁。从西九道街进入中央大街，再沿大街走到防洪纪念馆，这段路承载了我许许多多的回忆。

第一次步入中央大街，是入学第一学期。繁重的学业、离家的思念，压得我透不过气来。元旦来临，被活跃而有组织力的同学拉去看冰灯，我喜出望外。那时的冰灯设在兆麟公园，我们十几个同学一边相互招呼着不要排队，一边打闹着，且不住地打着趣着未见过的同学的怪异，情绪仿佛在闪烁的霓虹灯中自如地舒缓飞扬起来。出了兆麟公园，慕名来到中央大街，它璀璨的夜景迷晕了我们。原本被冻得有些发抖，我们偏要学着街上游人吃冰棍，嘴和腮木木地，似乎和冰棍粘在了一起，心却轻飞到了九霄云外。

毕业后的新单位距离哈尔滨29公里，我的衣食住行基本都在这个城堡一样的范围内。那时交通还很不便利，大约只有周末能来到市里。临赴单位前，我浓墨重彩地在母校、中央大街、靖宇街等印象深刻的地方转了一圈，以示告别。因为沉郁所以被记住，每每想起来，颇与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有吻合之处，不自主地晒之。

不久，家搬回哈尔滨，上班的、上学的一家人总是凑不齐一起游玩的时间。那年，因非典放假半天，单位要求对自家环境进行消杀。我把家里喷洒了浓浓的消毒水，然后一家三人直奔中央大街，逛江边、看喷泉、欣赏马迭尔宾馆露天阳台异国风味的演出，好不快活。晚上才发现，因忽略而犯了严重错误，高浓度的消毒水熏死了家里唯一的宠物——小乌龟。那是女儿的小朋友一家去大连游玩带回来

的，因她喜欢就送了它一只，女儿视之为珍宝。看着女儿泪汪汪的眼神，我们不得不严肃地陪着她，看着她用面巾纸将小乌龟裹了好几层，埋在邻居老爷爷在煤气房后面种的最大的一棵向日葵下。为了平复女儿的伤心，我在市场买了一只直径约6cm左右的小乌龟，在红虫、牛肉的滋养下，小乌龟明显长大了。但也出现了问题，一年后龟壳有些变软，再后来，一只小乌龟的眼睛有了白膜，白膜渐渐有增厚趋势。无计可施之际，女儿同意了我们的建议：放生。那天，

我用大盒子装上乌龟，可能是车颠簸，也可能是预感到离别，它俩不住地挠着盒子壁，还发出不曾有的声响。在防洪纪念馆下，我告诉它们：“松花江很大，遇到的危险也多，你俩是最亲的人了，遇到事情要互相照应，同进退。”然而，在我撒手的刹那，两只小乌龟以135度差异，神速消失在江里，明显南辕北辙，我嗟叹不已。

走在中央大街，似乎风在呢喃着过往，拉弯了我的嘴角。很想坐下来，每次来去匆匆，从没想过大街两侧的长椅

有一个位置属于我，哪怕是看俄罗斯风格的演奏，也是站着，今天破天荒一亲芳泽。对过长椅，一对情侣互相喂食着冰棍，邻近长椅，一个中年女人在整理着购物包裹。果然，坐下来看周围，平添了几许温馨的生活气息。在我用新视角环顾之际，“这里有人吗？”温和的语音让我收回了目光，一位头发几乎全白、面容白哲而和善、穿着利落的老妇人客气地向我发出询问。我连忙表示没有，老妇人又问：“去防洪纪念馆怎么走？”我指着方向：“走到头，穿过一个地下通道就是了。”老妇人缓缓地，她就是哈尔滨人，有一儿一女。儿子分配到厦门工作，她为了陪儿子也跟着去了厦门，一去就是20年。因疫情原因，几年没有回哈尔滨了，今年女儿要她回来看看，却被疫情隔在了这里。解封了，想把老地方都看看，因变化太大，哪儿哪儿都找不到了。她今年81岁，怕是回来的次数也不会太多。听她温婉的话语，我真为她远在厦门的儿子感到幸福，也许是我一直孤身而行的原因。再看她优雅举止，我硬生生地将“阿姨”的称呼变成了“大姐”。“大姐”又问了曼哈顿怎么走，末了说：“我该走了，小妹妹你也玩儿好。”这时，邻椅上站起一位老者，虽已风华不再，身材纤瘦，但气度犹存，右手拿手杖，左臂伸出，“大姐”搭上老者的臂弯，两人慢慢向防洪纪念馆方向走去。望着她们蹒跚的背影，瞬间，我对修养、气度、幸福有了一种纷乱的联想。

总以为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一个过客，不觉中感情已发芽，并根深叶茂。黑发抵不过时间飞逝，屈指算来，我在哈尔滨度过了生命历程的五分之三还多。频频回顾的家乡，“儿童相见不相识”是真真的存在。在哈尔滨这片土地上，不乏质朴、善良、奋进的人们，还有着对哈尔滨历史如数家珍、对哈尔滨爱入血脉的作家群。这里有我的老师、朋友、同事，还有用学习资料“砸”着我努力学习的“小诗妹”。此心安处，就在这里。